

## 《金瓶梅词话》词语探源

蒋宗福

近年问世的几部《金瓶梅词典》和词语汇释著作，所收词语较多，各家均就自己所知进行了解释，对我们阅读原书帮助很大。可喜的是，一些专家学者还就部分词语作了考源工作。笔者以为这是将《金瓶梅词话》（下称《词话》）词语研究引向深入的良好开端。随着《词话》词语研究不断取得进展，未被诠释的疑难词语逐渐减少，这无疑为全面研究该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由于《词话》所用方言俗语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其含义往往与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词语的解释，乍看好像也说得过去，若稍加深究，则又大谬不然。不久前，有专家指出，“中古词汇研究中几乎所有的兴趣和力量集中于疑难词语考释的现状亟须改变”，而“常用词的衍变递嬗更加值得我们下功夫进行探讨”<sup>①</sup>。这一精辟的见解，同样适用于《词话》的词语研究。因此，对于《词话》词语的考源，不仅对全面准确地理解原书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也将为辞书编纂以及民俗文化研究提供翔实的科学依据。本文即欲就日常研习所得，对少数词语进行追本溯源，以明其嬗变。所考词语，一是各家无释或不见于《辞源》、《汉语大词典》等辞书；二是释义不确、语源失考或书证时代过晚者。或匡或补，略陈愚见。凡涉及各家意见，均酌加引述，以便复按。

**矮矬** 第六十五回：“张三蠢胖，只把气吁；李四矮矬，频将脚搏。”此亦见于《水浒传》第三回：“李四矮矬，看别人也将脚踏。”又第三十三回：“宋江矮矬，人背后看不见。”“矬”本有矮短义。《广韵·戈韵》：“矬，短也。”唐释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二引《通俗文》：“侏儒曰矬。”宋赵叔向《肯綮录·俚俗字义》：“身短曰矬。”明高明《琵琶记》第十二出：“我做聪俊的媒婆，两脚疾走如梭，生得不矮又不矬，人人都来请我。”《汉语大词典》谓“矬”为“容貌丑陋”，实非；所引明顾起元《客座赘语·论俗》“貌寝而不扬曰矬”，恐“貌寝而不扬”仍就形体而言，亦不足据。“矮矬”，为同义连文，形容人身材很矮。明杨慎《俗言》卷一：“京师俚语，目形容短矮曰逡。”明李实《蜀语》：“谓人形短曰矮矬。矬，七禾切，音搓。《唐书》：‘王伾形容逡陋。逡，行貌，当用矬字为是。’”“矬”亦可叠用，与“矮”构成ABB式。如明话本《解学士诗》：“解学士生得矮矮，游街时是人都叫解矮子。缙闻之，作诗一首：‘世人笑我矮矬矬，我笑世人着衣多。倒吊起来无点墨，身長十丈待如何？’”明罗懋登《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第九十六回：“只见有个矮矬矬的老者，朝着国师行四个礼。”均其例。“矮矬矬”，今四川方言习用，如说“那人矮矬矬的”<sup>②</sup>。

**匾食** 第十六回：“李瓶儿亲自洗手剔甲，做了些葱花羊肉一寸的匾食。”第六十七回：“西门庆看着迎春摆设羹饭完备，下出匾食来，点上香烛。”亦作“扁食。”第六十九回：“到掌灯以后街上人静了时，打他后门首扁食巷中，他后门傍有个住房的段妈妈，我在他家等着爹。”又：“（西门庆）带着眼纱由大街抹过，径穿到扁食巷王招宣府后门来。”李申先生《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下称李氏《汇释》）谓“匾食，饺子。北方话”<sup>③</sup>，并引《清平山堂话本》以下数例为书证。按前两例中“匾食”或指馄饨，所谓“下出匾食来”恐即注脚。而蒸饺《词话》则称“角儿”，水饺则称“水角儿”。如第八回：“妇人便问：‘角儿蒸熟了？拿来我看。’”

迎儿连忙拿到房中。妇人用纤手一数，原做下一扇笼三十个角儿，番来覆去只数了二十九个，少了一个角儿，便问往那里去了。”第七十七回：“只见丫鬟来放桌儿，四碟细巧菜蔬，安下三个姜碟儿，须臾拿了三瓯儿黄芽韭菜肉包一寸大的水角儿来。”明张自烈《正字通·食部》：“水饺儿即段成式食品汤中牢丸，或谓之粉角。北人读角如娇，因呼饺饵，讹为饺儿。”故“角儿”即饺儿”。李氏又引汲古书院《明清俗语辞书集成》“匾食”：“北方俗语。凡饵之属，水饺锅贴之属统称为匾食（王誉昌《崇祯宫词》注）。‘翊坤宫近侍刘某善治匾食，进御者必其手造。’明时已有之。”然明代蜀地亦称馄饨曰匾食。如《蜀语》：“馄饨曰匾食，射洪县绝品。”看来“匾食”流行的地域很广，并不限于北方。需要指出的是，龙潜庵先生《宋元语言词典》“扁食”条引宋李心传《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一引《避戎夜话》“（金人）并吃馄饨扁食”，今查《四库全书》本并无“扁食”一字，不知所据何本。

**波喳** 第六回：“可怪狂夫恋野花，因贪淫色受波喳。亡命丧身皆因此，破业倾家总为他。”李氏《汇释》谓“波喳，又作‘波查’，义为磨折、苦难、艰辛”。《辞源》收“波查”，谓“本梵语困苦、危害的意思，元曲中多作苦难、折磨解”。今按原形或当作“波吒”，本为地狱中受苦之声，因指地狱中遭受酷刑的痛苦。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十一《地狱部》引《三法度论经》：“三名阿吒吒地狱，由唇动不得，唯舌得动，故作此声。四名阿波波地狱，由舌不得动，唯唇得动，故作此声。”《敦煌变文集·破魔变文》（下称《变文集》）：“天宫快乐处，须生地狱下。波吒莫去死，去了却生来。”又《目连缘起》：“放舍阿娘生净土，莫交业道受波吒。”《敦煌歌辞总编》卷四《重句连章·失调名·和菩萨戒文》四：“若能忏悔正思维，当来必离波吒苦。”又《愚痴意》：“波吒——自家当，不修实是愚痴意。”唐释拾得诗：“死后受波吒，更莫称冤屈。”均其例。

**当头** 第八十九回：“山门高耸，梵宇清幽。当头敕额字分明，两下金刚形势猛。”“当头”犹当面，迎面。谓当面敕额字分明。《变文集·燕子赋》：“雀儿及燕子，皆总立王前，凤凰亲处分，有理当头宣。”谓有理当面说。《敦煌歌辞总编》卷三《求因果》：“假如有理教申雪，一一当头说。”《五灯会元》卷十九《南华知昺禅师》：“此事最希奇，不碍当头说。”“当头”均犹当面。蒋礼鸿先生主编《敦煌文献语言词典》释《燕子赋》之“当头”为“当即，即刻”<sup>④</sup>，恐不确。如《水浒传》第四十六回：“小弟先在那里等候着，当头对面，把这是非都对得明白了。”“当头对面”，前后互文。

**胡 胡儿** 第二十五回：“那个没个娘老子？就是石头貉刺儿里迸出来，也有个窝巢儿；枣胡儿生的，也有个仁儿。”第六十七回：“待要说是梅苏丸，里面又有胡儿。”又：“我的儿，你肚子里枣胡解板儿，能有几句儿。”“胡”、“胡儿”均即核儿。元张国宾《薛仁贵》第三折：“你道不曾摘枣儿，口里胡儿那里来？”亦其例。《蜀语》：“桃李核曰覈，覈音忽。核同，亦音忽。”《尔雅·释木》：“桃李丑核。”郭璞注：“子中有核人。”郝懿行义疏：“《初学记》引孙炎曰：‘桃李之类，实皆有核。’按核当作覆，……经典假借作核耳。”《玉篇·木部》：“核，为革、户骨二切，果实中也。”今四川话“果实中”之“核”，与忽、胡同（音 fu，当是《玉篇》“户骨切”音的遗存（户，四川话声母读作 f）。《词语》记音作“胡”，与《蜀语》及今四川方音正合。今四川话亦说胡胡、胡胡儿<sup>⑤</sup>。

**驴纽棍** 第二十五回：“正是，为驴纽棍，伤了紫荆树。”第五十八回：“只怕唬了哥哥，为驴纽棍不打紧，倒没的伤了紫荆树。”又：“甚么紫荆树，驴纽棍？单管外合里差！”白维国先生《金瓶梅词典》（下称白氏《词典》）谓“驴纽棍”为“系在驴尾下的横木；驴纣棍。清梁同书《直语补正》：‘驴后络以横木，俗名纣棍。’”<sup>⑥</sup>

今按“纽”当为“紂”字形误，各家失校。《说文·系部》：“紂，马繮也。”又：繮，马紂也。”王筠释例：“繮、紂互训而皆曰马，今语马用繮，驴、骡用紂，紂加横木为其肩狭于马也。是古通名，今异名也。”《方言》卷九：“车紂，自关而东，周、洛、韩、郑、汝、颍而东谓之繮，或谓之曲繮，或谓之曲纶；自关而西谓之紂。”均谓“紂”而不言“纽”。《蜀语》：“骡后木曰紂棍。”亦其证。“紂”又记音作“轴”。如元陶宗仪《南村缀耕录》卷二十五：“拴搯艳段，襄阳会，驴轴不了，抛绣球。”“紂棍”今已为通语，参《现代汉语词典》。

**没脚蟹** 第九回：“你哥哥一倒了头，家中一文钱也没有，大娘子又是没脚蟹，那里去寻坟地做着？”第十四回：“我一个女妇人没脚蟹，那里寻那人情去？”第五十八回：“没脚蟹行货子，藏在那大人家，你那里寻他去？”第六十四回：“你那书房子里开了门还大瞧瞧，没脚蟹的营生，只怕还拿什么去了。”“没脚蟹”，白氏《词典》谓前两例中“比喻没有活动能力的人。多指妇女”，后两例中“比喻没有踪迹无着落的人。明·沈榜《宛署杂记》：‘无归着曰没脚海。’”释义是。李氏《汇释》谓“‘没脚海’即‘没脚蟹’。‘海’是‘蟹’的方言音”，所言极是。今四川方言称螃蟹即音同“螃海”、“盘海”，又同“爬海”，与《宛署杂记》所记音正合，特为表出。

**女生外向** 第七回：“我虽是异姓，两个外甥是我姐姐养的。你这老咬虫，女生外向行，放火又一头放水。”白氏《词典》谓“女生外向”为“指女子出嫁后随着丈夫一方。语出汉班固《白虎通义》：‘男生内向，有留家之义；女生外向，有从夫之义。’”李氏《汇释》谓“女生外向，言女子出嫁后便成了夫家人，不会再向着娘家”，黄霖先生主编《金瓶梅大辞典》（下称黄氏《大辞典》）谓“女生外向”为“旧谓女儿心向着丈夫”<sup>⑦</sup>，《汉语大词典》谓“旧谓女子出生时面朝外，有出嫁从夫之义。后指出嫁的

女儿心思朝外，向着丈夫”。就《白虎通义》观之，本意当为女子生来注定是要出嫁的，是别人家的人，故下句说“有从夫之义”。至于“女子出嫁后便成了夫家人，不会再向着娘家”，当是隐含在女子生来注定是别人家的人之中的。《变文集·秋胡变文》：“其妻闻夫此语，心中凄怆，语里含悲，启言道：‘郎君！儿生非是家人，死非家鬼，虽门望之主，不是耶娘检校之人。寄养十五（三）年，终有离心之意。女生外向，千里随夫。今日属配郎君，好恶听从处分。’”此言之甚明。元武汉臣《老生儿》第三折：“你便休和他折证休和他强，自古道女生外向。”元佚名《举案齐眉》二折：“女生外向，怎教我不着恼？”明高明《琵琶记》第三十九出：“我相公只虑着多娇女，怕跋涉万山千水。相公只一件，女生外向从来语，况已做人妻，夫唱妇随，不须顾虑。”清黄小配《二十载繁华梦》第十二回：“女生外向，故不能旺父母，只能旺夫家。”李氏又说“四川方言有此语（见《蜀籁》卷二）”，是。其意亦与《白虎通义》、《秋胡变文》同。此词语《辞源》失收。

**揼 揼(碓)打 碓碓 揼干 仰揼 揼着 浪揼** 第八回：“达达，你休只顾碓打到几时？”又：“想起白日里听见那些勾当，只个乱打鼓揼钹不住。被风把长老的僧伽帽刮在地下，露见青旋旋光头，不去拾，只顾揼钹打鼓，笑成一块。”又：“师父，纸马也烧过了，还只个揼打怎的？”第二十七回：“亲达达，你省可的揼罢，奴身上不方便。”第六十一回：“两个一来一往，一动一静，搥打的连声响亮。”又：“两手兜其股，蹲踞而摆之，肆行搥打，连声响亮。”第六十七回：“老婆仰卧炕上，驾起腿来极力鼓捣，没高低搥碓，搥碓的老婆舌尖冰冷。”第五十一回：“等我揼着，你往里放。”第七十三回：“两手搥着牝户往里放。”第五十一回：“贼林小厮，仰揼着挣了，合蓬着丢。”第七十八回：“两个也无闲话，走到里间内，老婆脱衣解带，仰揼炕上。……原来老婆好并着腿干，两支手揼着。”第八十一回：“你家老婆在家里仰搥着挣，

你在这里合蓬着丢。”第七十五回：“只顾没棱露脑，两个搨干抽提。”第四十一回：“你的便浪搨着图扳亲家耍子，平白叫贼不合钮的强人骂我。”第七十九回：“我说只怕他不来，谁想他浪搨着来了。”“搨”、“礲”字不见于《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等。白氏《词典》释“搨、礲”为“撞击；碰撞”，释“仰礲”为“仰卧；面朝上躺着”，谓“《金瓶梅》有‘仰搨’一词，《醒世姻缘传》写作‘仰拍’，又‘搨钹打鼓’在七十四回作‘排钹打鼓’。可知‘搨’（礲）音 pāi 或 pái。另有一读作 bāi，是‘掰’的借字”。李氏《汇释》谓“搨”有三义：一为“‘搨’的借音字。义为捶，此指拍，拍打”，二亦为“‘搨’的借音字。此通‘擘’。义为掰，手分。搨螃蟹，把螃蟹的背壳和腹部掰开”，三为“（腿）向两边分开。仰搨，是行淫时女子的姿态”。黄氏《大辞典》谓“仰搨（拍开）、合蓬（缝）指男女性交时的形态”。张季臬先生主编《明清小说辞典》谓五十一回“仰搨挣了，合蓬着丢”为“村话。谓做变童挣来的钱，又合扑着丢在女人身上。‘搨’应作‘搨’，‘蓬’应作‘扑’”，又谓八十一回“仰搨着挣”为“仰面搨动着挣钱。指卖淫”<sup>⑧</sup>。以上各家所释，唯李说第三义较胜，余多牵强附会。但李说“搨”字语义及语源不明。九六年十月在张家界举行的“全国第七届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上，徐之明先生提交的论文《明清白话小说词语考释》，其中“搨、浪搨”一条，对此作了较准确的解释，会上引起了争论，有些专家不同意他的见解。笔者经过反复思考，认为徐说确不可易，有必要结合其他材料助成其说。徐谓白氏《词典》所释“仰搨”，“其释也通，然不甚贴切。问题在‘仰搨’之‘仰’本身既（即）表示了‘仰卧’义，而‘搨’作何讲‘没有着落’，又说“‘搨’字确可释为拍打、敲打义，音义并与‘拍’字通。然而作为拍打义的‘搨’与‘仰搨’之‘搨’，‘搨着两支手’之‘搨’显然不相同”，“七十八回中‘好并着腿干，两支手搨着’，这句是对上句‘仰搨炕上’作的补充叙述，‘搨’显

然与‘并’是对立的，义当为分（张）开才是。用‘分（张）开’之义一解，也就怡然理顺。‘仰攢’就是四肢分（张）开仰卧，而这老婆只是张开上肢，下肢并着未张开，故有这句补充的叙述”。徐氏再以贵阳、安顺、云南等地方言为证，如引姜亮夫先生《昭通方言疏证》：“昭人言分两手两脚而开曰𦵏，音派（上声）。”徐氏最后总结说：“贵州、云南方言中言分开两手两脚之‘pǎi’，与明清白话小说中的‘攢（拍）’，《集韵》、《类篇》中的‘𦵏’在意义上的关系是可以沟通的。据此似可推测，《醒世姻缘传》中‘仰拍’之‘拍’，《绣（榻）野史》中‘拍开’之‘拍’恐为表分开义的‘𦵏’字的借字。而《金瓶梅词话》中书作‘攢’，恐据‘𦵏’字表分开的意义而新造的俚俗用字。”其说可信。今四川方言亦通谓手、脚等向两侧分张开为pai<sup>53</sup>。如说“把手pai<sup>53</sup>起”，“脚不要pai<sup>53</sup>那么宽”。坐时两膝头自然分开，吃饭时两手肘向两侧放在桌子上，均可说“不要pai<sup>53</sup>起”<sup>⑨</sup>。《醒世姻缘传》第六十八回“女人仰拍着”，《绣榻野史》卷上“两脚慌忙拍开”，又“就睡到便拍开”等说法，今四川话习用。

笔者认为，《词话》“攢”确当为“𦵏”的借字。《广韵·陌韵》普伯切：“𦵏，破物也。”《集韵·陌韵》、《类篇》卷第七并音匹陌切，释义同。《词话》第三十五回“把腌螃蟹攢几个来”，“攢”即“𦵏”，义同今掰。又《广韵》“𦵏”与“拍”为同一小韵，可见两字声韵相同，例得通假。“拍”，《广韵》谓“打也”。故“攢钹打鼓”即拍钹打鼓，“攢”、“打”互文，“攢（碓）打”、“攢礪”、“攢干”等，“攢”均即“拍”，不难理解。又《集韵·麦韵》匹麦切：“𦵏，分也。或作劈。”“劈”亦分开，今有“劈叉”一词，指体操、武术中一种两腿向相反方向分开并且臀部着地的动作。《类篇》卷第七上谓“𦵏”，“又匹麦切，分也”。“仰攢”、“攢着”、“浪攢”之“攢”实即“𦵏”，义为分开、张开。“浪攢”，当是指妇女类似外八字脚的步态，形容其放荡招摇。

还必须指出的是，《词话》中“攥”与“搨”因形近而互讹，如八十一回作“仰搨着挣”，故有人昧于此，释作“仰面搨动着挣钱。指卖淫”。又如四十九回“只顾搨扇子”，“搨”原误作“攥”，而五十二回“只顾搨扇子”，五十四回“正待打开衣带搨搨扇子”却不误。是“攥”、“搨”形近互讹之证。又六十一回“攥打”凡两见，“攥”原误作“搨”，而第八回一作“攥打”，一作“碰打”，不误。又“碰碰”，七十九回两见，而六十七回、七十二回凡三见，均误作“搨碰”。又五十一回“等我攥着，你往里放”，而七十三回作“两手搨着牝户往里放”，“攥”亦误作“搨”。凡此种种，近年出版的戴鸿森先生点校本《金瓶梅词话》、白维国先生等《金瓶梅词话校注》（下称《校注》）、刘辉先生等《会评会校金瓶梅》<sup>⑩</sup>，均失校。

**三事儿** 第十九回：“妇人一面摘下擦领子的金三事儿来，用口咬着。”第五十九回：“先是西门庆向袖中取出白绫双栏子汗巾儿，上一头拴着三事儿挑牙儿，一头束着金穿心盒儿。”白氏《词典》谓三事儿“指三件一套的装饰品”，不确，“挑牙儿”即非装饰品。《校注》谓“三事，原有事天、事地、治民（《尚书·立政》），或三公之位（《诗经·小雅·雨无正》），或三司、三农、为政三大条目诸义。本书中则指当时人们常带在身边的小件饰物”，所释漫无边际，与此“三事”无涉。《辞源》收“三事”，但无此义项。《汉语大词典》亦收“三事”，第④义项为为“三件”，是。但引明叶盛《水东日记》例，失之过晚，且语源不明。按“事”犹件，“三事”即三件。《变文集·叶净能诗》：“陛下须留一事着体之衣于蜀王殿上。”“一事”即一件。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二《支诺皋中》：“五娘因发袱，有衣三事。”唐崔致远《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时属端午，天后遣使送衣五事。……今送衣裳五事，用符端午之数。”五代何光远《鉴戒录》卷十《求冥婚》：“巫者度语曰：‘相公请曹郎留着体衣一事，以为’

言定。’曹遂解汗衫留与女座。”亦其例。故《词话》“金三事儿”、“三事挑牙”，即金饰品三件、三件一套的挑牙儿。

**生有地儿死有处** 第八十七回：“看官听说，大段潘金莲生有地儿死有处，不争被周忠说这两句话，有分教，这妇人从前作过事，今朝没兴一齐来。”第八十八回：“薛嫂儿道：‘自古生有地儿死有处。五娘他老人家，不因那些事出去了，却不好来？’”“生有地儿死有处”，意谓生死早有安排，命中注定。《辞源》、《汉语大词典》失收。李氏《汇释》引元郑廷玉《后庭花》第二折为书证。其实此语已见于唐宋文献。《变文集·王昭君变文》：“可惜□□（明妃），□（奄）从风烛。故知生有地，死有处。怜（恰）至三更，大命方尽。”又：“故知生有地，死有处，可惜明妃，奄从风烛，八百余年，坟今上（尚）在。”亦作“生死有处”。又《韩朋赋》：“辞家别亲，出事韩朋，生死有处，贵贱有殊。”亦作“生有时，死有地”。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八《神仙鬼怪》：“既还家，家已葬祖讫，地名余分际，近乌军山，乃涂、樊二道士为迁穴。信乎谚曰‘生有时，死有地’也。”今四川话说“生有地点，死有塌塌”。“塌塌”犹地方，表处所，元剧中习见。

**团头** 第五回：“团头何九他是个精细的人，只怕他不肯殓。”“团头”，行业头目。此指仵作头。《辞源》收录，引《水浒传》第二十五回例为书证。《汉语大词典》亦收录，谓“宋时各行业都有市肆，叫做团行。行有行老，团有团头，是各自行业的首领”，但引《儿女英雄传》、《古今小说》例，书证过晚。按此词唐宋文献习见。例如，《变文集·燕子赋》：“燕子到来，[即欲向前词谢。不悉事由]，望风恶骂。父子团头，牵及上下。忿不思难，便即相打。”又《唐太宗入冥记》：“朕是大□□□（唐天子），阎罗王是鬼团头，因何索朕拜舞？”《太平广记》卷三百七十九《梅先》（出《广异记》）：“王复讯问，次至钱塘里正包直，问：‘何故取李平头钱，不为属户？’直曰：‘直为里长团头，身常在县，夜归早出，实不知，’

乞追子问。’”宋钱易《南部新书》甲：“梁祖常言于明皇：‘赵崇是轻薄团头，于鄂州座上，佯不识骆驼，呼为山驴王。’”元尚仲贤《气英布》第三折：“那时丰沛县里草履团头，早晨间露水里寻牛。”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三：“宋时杭丐者之长曰团头，虽富，而丐者之名不除。”亦其例。

**脓血** 第二回：“我是个不戴头巾的男子汉，叮叮当当响的婆娘，拳头上也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人面上行的人，不是那脓血搠不出来鳖老婆！”白氏《词典》谓“脓血”为“脓在血中，形容人猥琐窝囊”，《校注》同，又谓“山东话把人窝囊说成‘偎依’。《醒世姻缘传》第七十九回：‘幸得他不像别的偎依孩子，冻得缩头抹脖的。’”“脓在血中”恐属望文生训。李氏《汇释》谓“脓血，怯懦无用的人，义同‘脓包’、‘窝囊废’。含讥讽鄙视意。今山东枣庄方言仍流行此语”。《汉语大词典》谓“脓血”为“痴肥无用。犹脓包”。按所谓“怯懦无用的人”、“痴肥无用”，或犹“脓包”、“窝囊废”等，均用引申义，且语源不明。佛教不净观往往以“革囊”、“屎囊”、“脓血袋”等比喻人身。如《法句譬喻经》卷四：“女人之好，但有脂粉芬薰众华沐浴涂香，著众杂色衣裳以覆污露，强薰以香，欲以人观，譬如革囊盛屎，有何可贪？”《佛本行集经》卷二十八：“腹肚屎尿之囊袋，不净诸物满其间。”敦煌写本王梵志诗：“今身不修福，痴愚脓血袋。”又：“不净脓血袋，四大共为因。”又：“身是五阴城，周回无里数。上下九穴门，脓流皆臭淤。湛然脓血间，安置八万户。”又：“痴皮裹脓血，顽骨强相随。两脚行衣架，步步入阿鼻。”《变文集·庐山远公话》：“薄皮裹脓血，筋缠臭骨头。从头观至足，遍体是脓流。”均其例。“脓”字最早见于《玉篇·肉部》：“脓，肥貌。”《广韵》、《集韵》所释同。《词话》“脓血”，意为酒囊饭袋、脓包（即“脓血袋”），引申指窝囊废，故与前“不戴头巾的男子汉，叮叮当当响的婆娘”对比。

**五道将军** 第八十四回：“管太池铁面太尉，日日通灵；掌生死五道将军，年年显圣。”白氏《词典》谓“传说为东岳属下的神将，身長一丈，遍体黑毛，管世人生死。一说为盗神”。此说见《通俗编》卷十九引晋鱼豢《三国典略》（《说郛》本、《五朝小说大观》所收《三国典略》无）及明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二十八。《汉语大词典》收录，谓“迷信传说中东岳的属神，掌管人的生死”，但引《醒世恒言》为书证，“五道神”则引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六》为书证，均失之过晚。《辞源》失收。按“五道将军”或为阎罗王手下的头领，掌管世人生死，亦称五道神，唐宋文献中习见。《变文集·韩擒虎话本》：“神人答曰：‘某缘（原）是五道将来（军）。’‘何来？’‘夜来三更奉天符（符）牒下，将军合作阴司之主。’”又：“擒虎处分五道将军：‘速去阴司检鬼神，后弟（第）三日祇候。’五道将军唱喏，影（隐）灭身形。”又《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大王启言和尚：‘共童子相随，问五道将军，应知去处。’”又作“五道神”。唐唐临《冥报记》卷中：“道者天帝总统六道，是为天曹。阎罗王者如人间天子，泰山府君如尚书令录，五道神如诸尚书，若我辈国如大州郡。”韩擒虎死作阎罗王的传说，《隋书》本传亦见载，所谓“生为上柱国，死作阎罗王”是也。又宋曾慥《类说》卷五十引《缙绅脞说》：“唐严安之为京兆尹，以强明称，民吏畏之。一日见一神，鞭橐致礼甚恭，曰：‘五道将军拜谒，今奉天符，迎公为阎罗王，替韩王。’安之是夜卒。明皇闻之，追封为平等王。”“韩王”即指韩擒虎，严安之接替其任阎罗王。

**阴山背后** 第二十八回：“取刀来，等我把淫妇（笔者按：指宋惠莲的鞋）剁作几截子，掠到毛司里去，叫贼淫妇阴山背后永世不得超生。”第七十六回：“苦恼俺每这阴山背后，就死在这屋里，也没个人儿来做问。”白氏《词典》释后例谓“比喻冷落寂寞的地方”，《校注》两例注释均同《词典》，又前谓“阴山：河套以

北、大漠以南诸山的通称”，后谓“阴山，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恐均非是。黄氏《大辞典》释前例谓“阴山背后，迷信说法，犹指地狱。古以地下为阴界，故称”，是。《汉语大词典》收“阴山”，第②义项谓“犹阴间”，引《三国志平话》卷上“天化交俺宣陛下，在报冤殿中交我王阴司之为君，断得阴间无私，交你做阳间天子。断得不是，贬在阴山背后，永不为人”，《何典》第一回“那阎罗王也不过是鬼做的，手下也有一班牛头马面，判官小鬼，相帮着筑个丰都城，在阴山背后做个国都”，恐切分词语失当，应以“阴山背后”为词。“阴山背后”犹冥间地府。《词话》第二十八回例所写，民间迷信习俗把仇人用过的东西，丢在不洁的地方，使其死后不得超生，这一习俗今尚存。后例所写，不过是发泄不满的咒骂。《变文集·董永变文》：“董永对言农（依）实说：‘女人住在阴山乡。’”项楚先生说，“阴山乡”与上文董永“家缘本住娘（朗）山下”的“朗山”相呼应，朗为明，阴为暗，暗示二人有阴阳人天之别。盖民间或称冥间为阴山<sup>①</sup>。宋张师正《括异志》卷二《梁学士》，载梁固死后，凭侍姬玉儿降灵语：“家人问曰：‘学士今居何所？’云：‘见作阴山谏议，寄任不轻。’”今四川方言有此语。

**着甚来由** 第一回：“后不免横尸刀下，命染黄泉，永不得着绮罗，再不能施朱傅粉。静而思之，着甚来由？”亦作“着什么来由”。第四十一回：“你的便浪拥着图扳亲家耍子，平白叫贼不合钮的强人骂我。我养虾蟆得水蛊儿病，着什么来由来？”白氏《词典》收“着”，释作“因为”；又收“来由”，释作“缘故；原因”，恐切分词语失当。《校注》于引首词以“着甚来由”为词，谓“为着什么。用于反问，表示何苦如此的意思”，是。“着甚来由”为俗语词，意为何苦来，何苦如此，宋元文献中习见。例如，《宋朝事实类苑》卷六十七引《李希声诗话》：“偶与朋游，闲筑气球。起自卑人之足，忽升娘子之头。方一丈八尺之时，不妨好看；吃八

棒十三之后，着甚来由？”宋吴潜《望江南》词：“着甚来由为皎皎，好无巴鼻弄醒醒。”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八：“您死后教人打官防，我寻思着甚来由？”元王实甫《西厢记》四本二折：“今日个嫩皮肤倒将粗棍抽，姐姐呵，俺这通殷勤的着甚来由？”《水浒传》第十四回：“我着甚来由苦恼这遭？”《京本通俗小说·志诚张主管》：“这里难看灯。一来我们身小力怯，着甚来由吃挨吃挤？”均其例。

**嘴头 嘴头子** 第九十三回：“嘴头馋不离酒肉，没搅计拆卖坟茔。”第三十四回：“那平安儿因书童儿不请他吃东道，把嘴头子撅着，正没好气。”“嘴头”、“嘴头子”即嘴巴。又引申指说话伶牙俐齿，嘴巴不饶人。第二十三回：“你晓的五娘嘴头子，又惹的声声气气的。”第二十八回：“你好生藏着，休教大姐看见，他不是好嘴头子。”第四十三回：“自古嘴强的争一步。六姐也亏你这嘴头子，不然嘴钝的也成不的。”按此词已见于唐。《变文集·燕子赋》：“高声定无理，不假嘴头喧。”又：“雀儿语燕子：‘不由君事嘴头。’”清张南庄《何典》第五回：“他嘴头子又来得，左话右转，右话左转，翻蛆搭舌头的，齐是他说话分。”亦其例。今四川方言习用。

另外，《词话》第六十一回：“你腊鸭子煮到锅里，身子儿烂了，嘴头儿还硬。”“嘴头儿还硬”亦当为俗语，指嘴上说的强硬，死不认帐。唐张鷟《朝野僉载》卷二：“尚书右丞陆余庆转洛州长史，其子嘲之曰：‘陆余庆，笔头无力嘴头硬。一朝受词讼，十日判不竟。’”《汉语大词典》收“嘴头”，引此例，不收作“嘴头硬”，恐切分词语失当。明吾丘瑞《运甓记》第三十出《舛望招兵》：“晨起饱餐馍馍，夜来满饮醍醐，从来嘴硬骨头酥，出阵汪汪汨堕。”清王有光《吴下谚联》卷一《嘴硬骨头酥》：“此是蚊虫判语。喙如利锥，刺入人肤，长嘘短吸，恣意饱餐血食，吞噬剥肤，酷已甚矣。其嘴之硬，不问可知。将谓此种恶物，必具一副坚硬骨子，

熬炼得起，有大过寻常者。岂知被人伸其一指，轻轻一拓，便通体糜烂。噫！酥矣。”此为只凭一张嘴招摇撞骗而胸无点墨的人画像，真是入木三分。《汉语大词典》收“嘴硬”，引《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书证，失之过晚。

**坐** 第七十八回：“西门庆道：‘我心里要在你身上烧炷香码儿。’老婆道：‘随爹拣着烧炷香儿。’……西门庆袖内，还有烧林氏剩下的三个香码儿，撇去他抹胸儿，一个坐在他心口内，一个坐在他小肚儿底下，一个安在他先毡盖子上，用安息香一齐点着。”第九十回：“这雪娥一声儿不言语，忍气吞声，从新坐锅，又做了一碗。”“坐”犹放置、安放。七十八回例前两处说“坐”，后一处说“安”，可证。《汉语大字典》收“坐”之“放置”义，引《老残游记》例；《汉语大词典》谓“坐”之“置放。一般指把锅、壶等放在炉火上。亦指烧煮”，引金元好问《续夷坚志》为书证，均失之过晚。王镛先生《唐宋笔记语辞汇释》后附《语辞备考录》说：“《西湖老人繁胜录》：‘内以沙罗盛金佛一尊，坐于沙罗内香水中，扛抬于市中，宅院、铺席诸人浴佛求化。’《续夷坚志》卷二《延寿丹》：‘将药入埴碗，坐热汤上，勿令汤冷。’二例‘坐’均为顿放、安置之义。此种用法，今蜀语犹然。”<sup>⑫</sup>所言甚是。“坐”之顿放、安放义，当由“止”义引申而来。《说文·土部》：“𡵓，止也。从留省，从土。土，所止也。此与留同意。坐，古文𡵓。”段玉裁注：“止，下基也。引申为住止，凡言坐落、坐罪是也。引申为席地而坐。……古谓跪为启，谓坐为尻、为处。尻俗作居。引申谓凡止箸为坐。”《公羊传·昭公三十一年》：“幼而皆爱之，食必坐二子于其侧而食之。”《史记·陈丞相世家》：“项羽取（王）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乡坐陵母，欲以招陵。”“坐”即安置，谓食必安置二子于其侧，东向安置陵母。敦煌本王梵志诗：“脱帽安怀中，坐儿膝头著。”谓抱儿坐于膝上。《晋书·王湛传》附孙述传：“（坦之）及还家省父，而述爱坦之，虽长大，犹抱置膝上。”

与梵志诗意同，亦可证梵志诗之“坐”即放置。此因就子而言是坐于其父膝上，就父而言是抱儿置于膝上。由此可见，人止息的方式之一为坐，物止于某处亦可为坐，其义即顿放、安放。

注：

① 张永言、汪维辉《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中国语文》1995年第6期，p 401。

②⑤⑨ 王文虎等《四川方言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p259，110，295。

③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3月北京第1版，p569。

④ 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p74。

⑥ 中华书局，1991年3月第1版，p335。

⑦ 巴蜀书社，1991年10月第1版，p480。

⑧ 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p921—922。

⑩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北京第1版；岳麓书社，1995年8月第1版；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香港。

⑪ 《敦煌变文选注》，巴蜀书社，1990年2月第1版，p234。

⑫ 中华书局，1990年5月第1版，p244。

作者工作单位：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本文责任编辑：李 然）